



孟子解

二十四章

頽濱遺老

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王之所以爲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則有爲言之耳曰是不然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爲利也惟不爲利故利存小人以爲不求則弗獲也故求利而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孫卿子曰君子兩得之者也小人兩失之者也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爲囿而不害於民者也

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芻蕘雉兔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之囿文王之所不爲也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小大之相形貴賤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得已而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而爲之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天也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不能也故曰責

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子思言至誠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於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爲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以爲誠然則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爲師弟子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之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達於義所以不動心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也三者相須而不可廢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鬪焉以忘其身是亦氣也方其鬪也不知其身之爲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禍福之可畏也然而氣之不養者也不養之氣橫行於中則無所不爲而不自知於是有進而爲勇有退而爲怯其進而爲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盛而莫禁也其退而爲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衰而不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旣衰戒之在

得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矣志意旣脩志盛奪氣則氣無能爲而惟志之從志意不脩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爲而惟氣之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而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何謂也告子以爲有人於此不得之於其言勿復求其有此心不得之於其心勿復求其有此氣夫言之不然而心則然者有矣未有心不然而氣則然者也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

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所欲爲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彊爲之則其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使氣於心相狎而不相難然後臨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昔之君子以其眇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喻功未見而志先信力不及而世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克也養志以致氣盛氣以克體體克而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于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博學而識之彊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

所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多也多學而兼守之事至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以一貫之北宮黝之養勇也曰吾無辱於爾也孟施舍之養勇也曰吾無懼於爾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約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受之以爲可爲者無憾於吾

孟子解  
心也則吾心翬然爲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爲氣也配道與義無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克之謂也有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克體氣不能克體之謂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待於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勉彊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真放而不之求則終身而不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朝夕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彊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獲其真彊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直而誠長也迫於外也子夏曰百工

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彊是學道之要也

孟子曰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何謂也曰是諸子之病也孟子之於諸子非辯過之知其病而已病於寒者得火而喜以爲萬物莫火若也病於熱者得水而喜以爲萬物莫水若也一惑於水火以爲不可失矣誠得其病未有不覺而自泣也彼其爲是險詖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爲是淫放之辭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爲是邪辟之辭者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

知之發其蔽乎其陷解其離未有不  
服者也不服則遁遁必有所窮要之於所窮而執之此孟子之所以服諸子也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夫射之中否在的而所以中否在我善射者治其在我正立而審操之的雖在左右上下無不中者矣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居於人上而一爲非禮則害之及於物者衆矣誠必由禮雖不爲仁而仁不可勝用也此仁者如射之謂

也

龍子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夏后氏之法也而其不善如此何也曰何特貢也作法者必始於粗終於精篆之不若隸也簡策之不若紙也車之不若騎也席之不若牀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諸侯之不若郡縣也肉刑之不若徒流杖笞也古之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於泥塗者寘之於陸而安矣自陸而後有藁秸自藁秸而後有莞簞捨其不安而獲其所安足矣

孟子解  
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貢之未善也法非聖人之所爲世之所安也聖人善因世而已今世之所安聖人何易焉此夏之所以貢也

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之爲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種歟抑亦盜跖之所種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難曰否居於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之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謂不可也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爲不居且不食

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纁之果汗也而不食於母避兄之室之不可繼也故曰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克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爲可克也爲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人于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於民禦人于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受於孔子何也曰以其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克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克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也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



皆猶盜而無所合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者蚓而後克其操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謂是也

學者皆學聖人學聖人不如學道聖人之所是而吾是之其所非而吾非之是以貌從聖人也以貌從聖人名近而實非有不察焉故不如學道之必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以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所謂天下之言性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巳故非性也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物起於外而性作以應之此豈所謂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謂故方其無事也無可而無不可及其有事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則性滅而故盛矣故曰故者以利爲本夫人之方無事也物未有以入之有性而無物故可以謂之入之性及其有事則物入之矣或利而誘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矣譬如水方其無事事物未有以參之有水而無物故可以謂之水之性

及其有事則物之所參也或傾而下之或激而上之而水失其性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水行於無事則平性行於無事則靜方其靜也非天下之至明無以窺之及其既動而見於外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是以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性故深淺之辨也

孟子嘗知性矣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知故之非性則孟子嘗知性矣然猶以故爲性何也孟子以道性善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巳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巳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巳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巳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無恥之心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不禮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之端也是八者未知其孰爲主也均出於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

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夫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後形應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物則物之報也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則行其所安而廢其所不安則謂之善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置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火能上能焚者爲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

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謂近及其與物相遇而堯以爲善桀以爲惡是謂相遠習者性之所有事也自是而後相遠則善惡果非性也

孟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瞽叟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安在其爲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故也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然而或以爲清冷之淵或以爲塗泥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雖是亦有可飲之實信矣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吾將飲之可乎此上智下愚

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以巧喻智以力喻聖何也巧之所能有或不能力之所嘗至無不至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人之一方也而以終身焉故有不可得而克至於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然後終身行之而不匱故曰由射於百步之

外其至爾力也是可常也其中非爾力也是巧也是不可常也巧亦能爲一中矣然而時亦不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

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從而祭臠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二者非相反也孔子之去魯爲女樂之故也去於臠肉之不至爲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行焉於其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臠肉之不至曰是可以辭於天下也故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

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子貞而不亮要止於正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廢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莫之致而自至者也天畀我以是心而不能存付我以是性而不能養是天之所以受我者有所不事也壽則爲之天則廢之天壽非人所爲也而實力焉是命有所未立也脩身於此知天壽之無可爲也而命立於彼也

孟子曰莫非命者順受其正何謂也天之所以受我者盡於是矣君子脩其在己以入其在天與天不相害焉而得之是故謂之正忠信孝弟所以爲順也人道盡矣而有不幸以至於大故而後得爲命巖墻之下是必壓之道也桎梏之中是必困之道也必壓必困而我蹈之以受其禍是豈命哉吾所處者然也人之爲不善也皆有愧恥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之君子惟從而已之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孟子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叟殺人臯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濱吾以爲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

也舜之事親烝烝乂不格姦何至殺人而負之以逃哉  
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  
死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踐形形色者所彊於  
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彊之孟子以是爲天性也

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爲不速退矣是不然  
勉彊而力行則其進也必銳不勝而息厭之則其退也  
必速曷不取而覆觀之於其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  
於其所厚者薄無不薄也故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  
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災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

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惡可哉亡親戚君臣  
上下而可是所謂不可已而已者也能居於於陵食於  
辟廬而不顧而不能以不義不受齊國是所謂進銳而  
退速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  
也孟子之爲是言也則未見司馬懿揚堅也不仁而得  
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  
之與得天下也何以爲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  
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

孟子曰人能克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

能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無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苟將克之則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猶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謂造端乎夫婦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歟

孟子解

頽濱先生道德經解卷一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莫非道也。而可道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爲義。而禮不可以爲智。可道之不可常也。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禮智亦然。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夫道不可道。況可得而名之。

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矣。自其有名，播而爲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微而不知其妙，則麤而不神，留於妙而不知其微，則精而不變矣。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長短難易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



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當事而爲無爲之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于長短之度。離于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于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爲不言之報。聖人且不知其爲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聖人居于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于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尚賢則民恥于不若。而至于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于無有。而至于盜。見可欲。則民患于不得。而至于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于前。

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彊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術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不以三者術之則民不知所慕。澹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卽因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夫道冲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于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于妄。不構于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帝先矣。而又先于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以爲狗。設之于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于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排之有橐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爲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爲

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

天地自是生也。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雖大而未離于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于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于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

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求以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旣已麗于形。則于

道有間矣。故曰幾于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于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于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

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挫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而況于人乎。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魄之所以異于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為物。故雜而止。

魂爲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于人爲性。而性之妙爲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以魄爲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于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于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脩身之要。至于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神不治則氣亂。彊者好鬪。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

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甘苦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爲柔。實之極爲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如嬰兒極矣。聖人外不爲魄所載。內不爲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于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于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旣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于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旣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患失。則

先事以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為此學者。亦不失時而已。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于臨變。皆天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定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于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其道既足以生畜萬

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竭知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

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于性。方其爲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于馳騁田獵。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爲病。而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人爲腹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于內者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于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以辱爲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于寵。則寵固爲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貴之



爲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于履大患。不難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于履患。而教之以難于有身。知有身之爲難。而大患去矣。性之于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爲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于內。寵辱得失之交。攫之于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人之所以驚于權利。溺于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將以厚其

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與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曠。其下不昧。繩繩今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智者莫能詰也。要必

混而歸于一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爲視爲聽爲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爲一。則日遠矣。若推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物之有形者。皆麗於陰陽。故上暎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暎。雖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繩繩運而不絕也。人一其運而不絕。則以爲有物矣。不知其卒歸于無也。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

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矣。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

麤盡而微微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

未濟先生遺集卷一  
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隣之見之也。若客無所不  
敬。未嘗惰也。若冰將釋。知萬物之出于妄。未嘗有所  
留也。若樸人偽已盡。復其性也。若谷虛而無所不受  
也。若濁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世俗之士。以物  
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  
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  
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盈  
生于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物未有  
不敝者也。夫唯不盈。故其敝不待新成而自去。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  
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  
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  
沒身不殆。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  
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爲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  
離有。守靜存靜。猶陷于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  
責虛靜之用。難已。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  
爲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也。苟吾方且與萬  
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萬物皆作于性。皆復于性。

譬如華葉之生于根而歸于根。濤瀾之生于水而歸于水。苟未能自復于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唯歸根。然後爲靜。命者性之妙也。性可言。至于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聖人之學道必始于窮理。中于盡性。終于復命。仁義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爲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于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爲力也勞。而其爲功也少。聖人外不爲物所蔽。其性

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于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爲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于性。而後湛然常存矣。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非明也。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于一時。而失之遠矣。方迷于妄。則自是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讐將哀而憐之。何所不容哉。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尚誰私乎。無所不公。則天下

將往而歸之矣。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天猶有形。至于道則極矣。然而雖道亦不能復進于此矣。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太上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其次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又其次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以仁義。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聖人自信有餘。其

于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偽報之矣。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响以沫。相濡以溼。不如相忘于江湖。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爲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爲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于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爲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于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爲之也。故絕仁棄義。則民復

孝慈。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爲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世之貴此三者。以爲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二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于僞。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于此。必略于彼矣。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園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故曰絕

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不學而不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邪。學者溺于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爲恭。阿之爲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夫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出于性。而皆成于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實。潛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苟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無足怪矣。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爲。吾亦爲之。雖列于君臣父子之間。行于禮樂刑

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于物者。惟心而已。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涉有無。無人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可央也。人各溺于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囂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爲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于一。超然其若遺也。沌沌若愚。而非愚也。世俗以分別爲知。聖人知羣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忽焉若海。不見其津涯。漂然無定。不見其止宿也。人



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所施。故疑于頑鄙。道者萬物之母。衆人狗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爲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于母而已。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于物者也。道非

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于恍惚者也。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眇。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物至于成形。則真僞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僞也。真僞旣雜。自一而爲二。自二而爲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衆有之變矣。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于變也。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耳。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

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  
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  
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  
故與物不迂。不迂故全也。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  
雖枉天下之至直也。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  
可得矣。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敝矣。而日新之  
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學而無以  
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  
則盈。敝則新。少則得。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

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  
自照。則自爲之不暇。而何暇及物哉。不自見。不自是。  
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世以  
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于世。則有不免于曲  
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  
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  
全。而復于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  
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于道。  
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樂得之。同于

德者德亦樂得之。同于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  
信。

言出于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  
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  
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陰陽不爭。風  
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  
于上。陰伏于下。否而不得洩。于是爲飄風暴雨。若將  
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于希。行出  
于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爲不若  
詭辯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孔子曰。

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于仁猶  
若此。而況志于道者乎。夫苟從事于道矣。則其所爲  
合于道者得道。合于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于所  
爲。然必有得于道德矣。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  
而疑之。于是益以不信。夫唯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  
道也。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  
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  
道者不處。

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爲未足。而加之以

跂以行爲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有贅則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于人爲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于其中耳。寂兮寥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于羣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爲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而求之一心足矣。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未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爲根。躁以靜爲君。行欲輕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于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畢陳于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算。全德之人。其于萬物。如母之于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彼方挾策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于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夫救人于危難之中。

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爲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則謂善救人矣。聖人無心于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于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喻。故曰：要妙。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雄雌先後之及我者也。白黑明暗之及我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暗，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暗之切。明暗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爲，不若知而不爲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皆將歸之。如水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暗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

不能以形逃也。故衆明則之以爲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未嘗窮也。故曰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恨。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于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于朴。聖人既歸于朴。復散朴而爲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隨。或彊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爲之。則不可得矣。凡物皆不可爲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爲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况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猶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于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于前。或隨于後。或响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世之愚人。私已而務得。乃欲拒而

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則知其不可逆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于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爲之至也堯湯之于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于敗者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于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彊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彊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彊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脩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彊天下者邪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爲勿彊也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冲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彊天下壯亦甚



矣。能無老乎。無死乎。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是謂不處。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

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爲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沖氣升降相合。爲一而降。甘露昭然。被于萬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如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聖人散樸爲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于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江海

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彊。知足者富。彊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分別爲智。蔽盡爲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于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能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之彊也。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是終身不能

富也。不與物爭而自彊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生不死者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爲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大而有所爲。大之心則小矣。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于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闕餌盡。彼將舍之而去。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

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于用智也。與管仲孫武無異。聖人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于射利。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

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爲哉聖人居于柔弱而剛强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于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唯處于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常者無所不爲而無爲之之意耳聖人以無爲爲物萬物化之始于無爲而漸至于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僞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于胸中則失之遠矣

全而復大者始於心而於下朝中與夫之氣矣  
 再而止也聖人中無時而為之也其氣之  
 其其才升而不為之也其氣之也其氣之也  
 其而士之人與天下其氣之也其氣之也  
 其而日其始三升之其氣之也其氣之也

顏瀆先生道德經解卷一終



